

往事情怀

晒霉

文/王秋女

这几天我妈在我家小住,看到天气预报说出梅,我妈坐不住了,非要我立马送她回自己家,说要晒霉。

我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晒霉!而且今年梅雨季反常,根本没下两天雨,哪来的霉可晒。

我妈说这不习惯了嘛,虽然现在住的是楼房,我们家楼层高,又有空调、抽湿机,就算梅雨季也没那么潮,但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还是忍不住要把压箱底的那些东西倒腾出来,翻一翻,理一理,晒晒日头。

听我妈这么一说,我心下一动,说:“不如明天一早送你过去,刚好帮你一起晒。”

我妈一听很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跟我客套:“要不明天先帮你家晒晒?”

我失笑:“妈妈你看看,我们家有啥好晒的。”

我妈环视了一圈,也笑了:“也对,你们是没什么东西好晒。”

晒霉,是我小时候关于夏天的深刻记忆之一。

记得那时每年一出梅,我妈就张罗着晒霉。一出梅,高温天马上杀到,才早上八点钟,太阳已经火辣辣了,妈妈搬出桌椅竹竿,在院子里搭起架子,又忙着把衣物被子抱出来,或摊或挂,小院很快被挤得满满当当,妈妈的额头上凝着几颗晶莹的汗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欲滴未滴。

我们小孩也很兴奋地跟着跑进跑出,高潮时刻是妈妈喊爸爸把那几只平日里不轻易打开的樟木箱搬到阳台上,这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会呼啦围上去,箱子打开那一刻,在孩子眼里,就像打开了杜十娘的百宝箱,琳琅满目,眼花缭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些再寻常不过的物件,几条织锦缎被面,明黄、深紫、大红、湖蓝,一抖开,花团锦簇、灿若云霞,和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朴素温暖的棉质被面完全不一样。我和姐姐将被面披在身上,拿把折扇,模仿越剧里的才子佳人,大开大合地转圈子,而妈妈呢,一边笑到不行,一边又紧张地追着喊:“哎哟哟,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别给勾脱丝了啊!”

一件紫色带着美丽暗纹的软缎面子的丝棉袄,摸上去柔软得像云朵,门襟镶了根铜拉链,黄澄澄亮闪闪的,像金子做的,漂亮华丽,我好像从未见妈妈穿过如此女性化的衣服,印象中冬天里,妈妈总是穿着件藏青色呢大衣或一件棕色鹿皮短外套,干练利落,非常中性化。箱子最底下是件纯黑色的呢大



衣,虽然是纯黑色的,款式也极简洁,但翻领上却覆着一整张的毛皮,妈妈说是狐狸毛,有了这块狐狸毛领子的加持,整件大衣就有了华贵神秘的气息,我们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这柔软滑腻的狐狸毛,想象着妈妈穿上这件狐领大衣的样子……

箱子最角落处有只生锈的卷烟筒,外面的贴纸还在,上面印着的女郎早已随着纸张焦黄了,盒子打开,丝绒里裹着对幽蓝的珐琅彩银耳坠、几只银簪子、一只翡翠镯子、几只金戒指……还有我们小时候戴过的银手镯,缀着精巧的铃铛,轻轻一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妈妈心疼地看着我们把玩试戴着那些宝贝,嘴上碎碎念如数家珍:这几条缎被面,是外婆当年给的陪嫁;那件丝棉袄,也是结婚时,外婆托人给做的;这件狐领大衣,当年你爸送我的……还有那几件首饰,你们外公去世得早,外婆一个人拉扯着我和你舅舅,首饰细软变卖得也差不多了,剩下的这几样东西,不过是外婆平日里戴的。但即便是这么简单的几件首饰,还是引起我的无限向往和兴趣。我两岁时,外婆就走了,并没留下什么印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所能接触到的女性,大多都像我妈一样,不戴任何饰物,烫短发、着西服,那种典型的八十年代朴素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我实在无法想象,戴着这些美丽首饰的外婆会是什么模样。

突然很羡慕妈妈,拥有那么多留有最亲密的人的体温、烙着漫长岁月痕迹的旧物件,可以在出梅后的第一个艳阳天里,细细翻检晾晒,更可以借此回味下过往的日子,怀想下某些人、某些事……

我开始想我也该留下点什么,等我老了,在夏日的阳光下,摩挲着一只老镯子或一件旧衣裳,跟孩子讲述过往岁月的点点滴滴。

街景老事

行走中山路

文/张五四

呼和浩特市有一条非常有名气和重要的街,叫中山路。三十多年前,我因工作调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那时呼市的城市不大,城市的许多功能,主要就是围着旧城和新城中山路周边展开。往西是老绥远旧城,往东也就到内蒙古艺术学院,再想的夸张点儿,最多到现在的长乐宫,就是新城。要是再往东走,就是村庄和农田菜地。往南到不了那时的内蒙古第一二毛纺厂,也已经是村庄了。往北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连绵不断的大青山山脉。

五十年代初,父亲随着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十万筑路大军支援包钢建设来到包头,我出生在包头。后来,父亲单位又转战集宁,修集宁二连铁路,全家又定居集宁。我上初中时,集宁缺蔬菜,呼市菜也比集宁便宜,我便常常和二三同学搭火车头,或者货车守车(都是蹭邻居爸爸或者司机或者货车长的光)到呼市买菜。很多时候天还没亮,我们就下了车,跌倒轱辘往菜市场赶,为的就是买到最新鲜蔬菜。不到中午,便背上半麻袋菜回到下车地呼市西站。西站是货运站,离市里怎么也有几公里远,我们只能在那里上车,去车站来回都是步行。把菜寄存站里,联系好的回程火车经常要等两三小时以后才能坐上,哥几个就开始逛街。逛街也就是中山路,再逛就没街了。我们从旧城逛起,一个一个铺子,边走边逛,而最大的目的就是逛联营商店,就是后来的民族商场。

我后来喜欢逛街,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可以说,每次到呼市买菜,只要时间充足,我都要逛街。毕竟呼市要比集宁大多了。有时候我父亲有时间,还专门领着我们到呼市转转,吃点好的。

昨天上午,需要调节一下手表,到了中山路一个专卖店。表调完突然心血来潮,想再逛逛中山路,就从海亮开始步行。大约有近10年没有怎么逛中山路了。这不奇怪,呼市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呼市了,不管你住在东西和南北,只要想逛街,哪里都是街,而且商场雨后春笋般长成,一个比一个豪华和盛大。行走中山路,进振华、海亮;入王府井、维多利、民族商场等,感觉规模一个大似一个大,但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热烈感,上下都逛了几层,逛者均稀稀拉拉,卖货的差不多都站在档口招呼来往行人。也许是星期一的缘故吧?或者因为疫情?

我记得十几年前,再追溯到我买菜的年代,民族商场进去都走不动,人山人海的,即便外面也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也许疫情期间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流动人口少了的缘故吧?不说坐飞机火车了,这核酸那检测,那码这码,无论你进哪里,都要扫码戴口罩,这热浪滚滚的天气。过了青城公园,中山路就没有什么可逛的了。那时还有个旧城,铁匠摊小饭馆杂货铺等等,卖啥的都有,现在差不多都没了。到大召寺塞上老街,一家百年饭馆还在,位置没变,里里外外也基本保持过去的风格。我有时候来吃他的回勺面和虾酱炒豆腐,据说都是百年传下来的饭菜。

我看到,大召四周整个被铁栏封住,包括那么大的广场,只留一二仅容一人出进的进出口。保安把门,你一走近,便吆喝着让戴口罩扫码测体温。呼市已是无风险地区了,我们依然谨慎和防备,看来疫情无小事。一进入大召广场,看到无论大召的里里外外,均冷冷清清。进一店铺问老板,他说,从春节开始,一直都是如此。想两三年前,这里的网红街曾经红遍过全国。

当然,我还是想说说中山路,它连接旧城和大召小召,集历史的现代的名气和特点,引进内蒙古甚至全国各地的特色食品商品和小吃等,搞成商业旅游特色小吃等一条街,形成逛不完的“网红街”规模,让闲置的底铺资源火起来。

仅是瞎想,或是说说。